

人民

关切

一部痛写当代城市职工下岗与谋生创业的长篇小说
有令峻◎著

下岗了女人能怎么办

下岗了男人该怎么办

这个时代所有困境都是机遇

困境能困死人

困境能富起人

女人当自主

男人当硬汉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都市三部曲之《夜风》篇

三

关切

一部痛写当代城市职工下岗与谋生创业的长篇小说
有令峻◎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人民关切/有令峻 著. —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06. 1
ISBN 7 - 5387 - 2077 - 4

I. 人... II. 有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 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52998 号

人民关切

出 版	时代文艺出版社
地 址	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: 130021
电 话	总编办: 0431 - 5638648 发行科: 0431 - 5677782
网 址	www. shidaichina. com
印 刷	北京民族印刷厂
发 行	时代文艺出版社
开 本	660 × 960 毫米 1/16
字 数	409 千字
印 张	19
版 次	2006 年 4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28. 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第一章 >>>

胜子让厂长娄传兴给气懵了。

本来,去年初,胜子代表管工班跟厂长娄传兴签订承包合同,保质保量维修好全厂上下水管道,节约部分六四分成。到现在一年过去了,厂里派人全面检查了上下水管道,竟无一处不合格。财务科一结算,共节约八万元,管工班该拿三万二。如果按合同,胜子该拿一半,其余的再平均分配。但胜子不干,说:“咱们还是吃大锅饭。”

这天早上,胜子到财务科去领钱,胖胖的财务科长罗茵说:“这事儿得娄厂长签字,他不签字,我可不敢给你。这是制度。”胜子问:“罗大姐,厂长在办公室吗?”罗茵说:“不在。三天都没在厂里了。不知道上哪儿了。”

胜子只好耐着性子等娄传兴。心想,反正这钱是煮熟了的鸭子——飞不了了,就先在厂里存几天。第二天在班前会上,胜子瞅瞅手下的五员大将——大牛、小贞、小杜、唐小雅、隋小兵。眼睛一眨,得意地说:“过两天,每人给你们发五千三。”战将们个个喜形于色。全班除了胜子是个人厂十几年的老工人,工资多点儿,其余每人每年工资也拿不到四千元。大牛美得咧着大嘴,说:“还是承包好!干起来有劲儿!”

小杜拢拢中分的乱发,说:“师傅,这奖,你得拿一半。你出那么大力,又策划又领导,跟俺拿一样多还行?”

大牛和另外两个小伙子唐小雅、隋小兵也说对呀。小杜进厂已七年,喜欢写现代诗,自称“杜希金”或“杜小甫”。唐小雅外号“唐老鸭”,喜欢唱蒙古民歌。隋小兵最小,二十一岁,进厂刚两年多。

胜子手一摆,很慷慨地说:“不不!有难同当,有福同享。我一个子儿不多拿。大伙分了红,有娘子的贡娘子,没娘子的贡老子,再去追个娘子。五千三虽说娶不起个娘子,可找个女朋友、男朋友,逛逛北京、上海还是够了的。”

小杜就开始盘算怎么带那个纺织姑娘女友去一趟岛城,在那个波涛翻滚的大海边还是挺罗曼蒂克的。又说:“亏了班长英明领导。”唐小雅则想,拿到钱的第一件事,就是上北京拜访歌唱家胡松华老师。

只有全班惟一的女工小贞不说话。胜子坐在工具箱上,挺惬意地架起了二郎腿,伸手去口袋里摸烟,旁边大牛忙递过来一支过滤嘴儿。胜子低头看看烟,叫了声:“喏,你小子,红包没拿到,档次倒早提上来了,不怕媳妇治

你？”烟刚叼到嘴上，小杜“叭”地一声按着了蓝色塑料打火机，机头喷出一朵长长的火苗，凑到胜子的烟头上。胜子使劲喷了一口，又喷了一口，脸前就弥散开一团青雾。

小贞忙去开窗。

“贞姐，冷。”

“胡说哩！什么季节了还冷？破毒瓦斯，环境污染！”小贞望着窗外的红花绿柳，白云蓝天，白了小杜一眼。

大牛比小贞大六岁，六年前曾追过小贞，可小贞不同意。如今大牛的女儿都四岁了，小贞二十八岁了还没定下个目标。大牛怕伤害了她，平时跟她说话都很少。可活宝小杜却常跟小贞恶作剧地开个玩笑。

“哎，我说贞姐，找姑爷可不能找个抽烟的，要不然，连个嘴儿也不让嘬了。”

“呸！”小贞红了脸，拿块油棉纱扔过去，正飞到了小杜头上。小杜大叫：“贞姐的绣球砸着我了！”又唱起了电影《红高粱》中的歌：“打在了我的头哇！哎……贞姐你大胆地往前走哇，往前走，莫回呀——头……”

管工班房后边，有一个从墙里伸出的水龙头。快下班时，胜子来到这儿，把一根塑料管接到水龙头上，拧开，喷洒墙边那一簇簇天把高的胭脂草。时刚初夏，花还没开，但枝叶却异常的茂盛茁壮。

这墙边本来没有花，是胜子十几年前撒了一把黑色的胭脂草种子，每年春上地里就钻出一棵棵青翠碧绿的草花来。这花专在傍晚时分开放，到第二天太阳出来时，就收缩了花瓣。花有紫的、红的、黄的、白的，六七种颜色，一直开到初冬。胭脂草不怕赤日炎炎、狂风暴雨，却极怕寒霜。冷霜一打，它就蔫了。只好让洒落在地下的种子第二年春上再萌芽。胜子不太喜欢别的花，家中什么花草也没养，却极喜欢胭脂草。他特别喜欢这草“一岁一枯荣”、“春风吹又生”的劲头儿，且格外喜欢胭脂色的品种。那一支支细长白嫩的花茎挑着五个圆瓣儿的喇叭形小花，虽不起眼，但在他心里却是异常鲜丽。小杜、小贞见师傅那么喜欢胭脂草，也常帮他浇水、拔草，还把花草用砖头围了起来。

下了班，小杜和胜子骑着车子，到了三里牌坊立交桥下。小杜说：“师傅，跟您汇报个事儿。”

胜子停了车，一只脚撑着地，人不下车，问：“么事？”

小杜的嘴咧成了一只炸皮石榴：“又找了个……小朋友。”

胜子明知故问：“男朋友、女朋友？”

小杜用手拢拢长头发，“嘿嘿”一笑：“当然是……当然不是带把儿的。那不成同性恋了？”

胜子一摆手，“甭汇报了。好好待人家！到你快发昏（婚）的工夫，再汇报。我带兄弟们去给你改造上下水，装修狗窝，绝对的一套现代化！”小杜

还要说什么，胜子却指着他的鼻子警告道：“一定要正儿八经地谈，别他妈一激动就想动手动脚，更不能搞性解放，先同居后结婚。那才后患无穷哩！听见没有？”

小杜直眨巴眼，边缩脖子边说：“听、听见了！听见了！”

胜子问：“还有么事？”

小杜说：“没了。”又忙道，“还有点儿。”

胜子问：“么事？”

小杜吞吞吐吐：“师傅，你跟嫂子……也不能这么老僵着。这……这总不是个办法。”

胜子眼睛瞅瞅立交桥顶，又瞅瞅远处的高楼，转过脸说：“你小毛孩子家，懂个嘛！等你成了家，就明白过日子是怎么回事了。像你们谈恋爱，就跟狗摔跤闹着玩儿似的？好了，走吧！”说完，拿右脚把车的脚蹬子往回一勾，又一脚踩住，用力一蹬，驶进了鱼群般的车流里。

这是一段比较遥远的路程。厂子在西郊，而胜子的家却在东郊化工四厂宿舍，相隔三十里地，骑自行车得一个小时。本想买辆摩托车，却因种种原因没买。也没买变速车，胜子仍骑着加重自行车风里雨里来回奔波。他往家赶着路，却又不想回去，想先去看看母亲和六岁的儿子贝贝。有一星期没见母亲了，而自己的小家自打妻子梅搬走后，这一年多已不成其为家。胜子拐进一个小市场，买了油菜、黄瓜、西葫芦和儿子爱吃的茄子，又买了一只烧鸡。想起母亲爱吃鲤鱼，又去了水产市场。腥味儿很恶很冲，熏得胜子立时就要吐出来。他忙屏住气息，买了一条斤把重的活鲤鱼，赶紧离开了。心想这些鱼虾贩子整天就在这种气味里忙活，挣几个钱儿也真不容易。

母亲的家也是胜子从小长起来的家，在城中区的银泉巷深处。父亲早已去世，在胜子和妹妹鸽子先后结婚离开那个住了多年的小院后，母亲一直是一个人在家。直到他有了儿子贝贝，而梅既要上业大又要准备出国时，母亲才让把贝贝送到她那里去了。母亲十几年前就从街道办事处纸盒厂退了休，一个人在家闲着无事，有小孙子做伴，正好解解闷儿。为了以后贝贝在市里上个好学校，妈让胜子把贝贝的户口转到了她的户口本上。

胜子最担心的是母亲的心脏病。年轻时她拉扯着一儿一女，既要照料身体不好的胜子爸，还要按时上班，生活又很差，太劳累就落下了病。五年前犯过一次，住院一个月就花了四千多块，单位根本报不了，妈心疼得不得了，病情一缓和就坚决要求出院。平时在家，也不舍得吃药。胜子就每月中旬买好够一个月吃的药送回家，跟妈说，别不舍得吃药，身体要紧。只是母亲吃药，一个月就要花百八十块。

胜子从繁华的商业街往南，经过稍宽些的胡同再往西，就进了窄窄的银泉巷。

长条青石板铺就的路面不知历经多少岁月，已被磨得溜光溜滑，裸露出一道道弯弯曲曲的白色纹路。

这条两边全是低矮、陈旧的老平房银泉巷，使胜子始终有一种异常亲

切的感觉。胜子妈有爱干净的习惯。过去家里穷,只有几件简陋的桌椅橱柜,也要擦得干干净净。茶壶茶碗刷得一点儿茶垢都没有。打一嫁到银泉巷,胜子妈见巷子里脏乱,就早晚去打扫。退了休,更成了义务清洁工。胜子和鸽子从五六岁,就帮妈打扫巷子。电台、电视台和报社的记者听说了胜子妈几十年如一日义务清扫街道的事,先后来采访了好几次,胜子妈一概谢绝。街道办事处的文书给整理了发言稿,让去市里先进代表会上做报告,胜子妈也不去。区妇联、区精神文明办公室发的奖状镜框,胜子妈也不挂,说:“嗨,不就是扫扫街吗?每天早上晚上各扫半个小时就扫完了,就图个干净。”

小院门口是个盖着青色鱼鳞瓦片的小门楼,上着漆黑的门框。门楼上长着灰色叶子、紫红色喇叭花的地黄,翠绿色的灰灰菜。还有一棵野生的葡萄,长了好几年也不见结果子,只垂下来一根根长长的蔓子。有一株树冠很大的槐树,像一把大伞覆盖了大半个小院。

进了院,妈正戴着花镜坐在门前,给贝贝补一件小裤。胜子叫了声:“妈!”妈见儿子来了,挺高兴地应了声,又对屋里叫:“贝贝,你爸爸来了!”

贝贝应了一声,小狗一样飞快地从屋里跑出来,叫了声:“爸爸!”胜子迎上去抱住他,一下子举过了头顶,贝贝咯咯地笑起来。儿子长得粗眉大眼,像胜子,肤色却是随梅,又白又嫩,像个小丫头似的。胜子放下儿子,小家伙就去翻自行车上的包。胜子忙说:“慢着慢着!”从包里取出个饭盒,打开盖儿,露出一只大雪糕。贝贝叫了声:“谢谢爸爸!”拿起雪糕刚想咬一口,又跑过去让奶奶先吃。胜子妈挺满意地笑笑:“好好!奶奶不吃!你吃吧!”又对儿子说:“以后少给他买这个,可贵哩!一支一块多。”胜子点点头,笑笑,就从屋里拿出个小板凳,坐在门口择小油菜。

胜子又问儿子在学前班上课认真不,老师讲的能听懂不,跟奶奶调皮来没有。儿子吃着雪糕,嘴里呜呜地应着点头。妈看看儿子,又看看孙子,叹了口气。暗想,要是儿媳妇不走,这是个多么美满的家呀!

胜子又对贝贝说:“秋天就上学了,现在好好学,上一年级就不累了。”

贝贝又唔唔地应着点点头。

妈瞪了儿子一眼,说:“占着嘴呢。你让他吃完了,再说话。”

这时,贝贝想起了什么,去屋里拿来三个本子,扔到胜子怀里,就去屋里尿尿。外屋墙角里,有个小卫生间,那是十几年前他动手隔的。大杂院里,一般都是几户用一个厕所,不大方便。到了冬天,就更不方便。水龙头过去也是几户用一个,也不方便。胜子就让每家凑点儿成本钱,给每家屋里接了一个水龙头,安了一个水池子,装上了一只水表。

胜子看到一个本子是数学作业,上面全是1、2、3、4;另一本是语文作业,写的是汉语拼音,大、小、多、少。还有一个本子是图画,除了小猫、小狗,画的最多的是猴子,还有手拿金箍棒的孙悟空。

这时贝贝一手拿着雪糕,一手提着小裤出来了。胜子知道儿子喜欢猴子,却还是问:“为什么画这么多猴子?”

贝贝说：“猴是我的好朋友，爸就是属猴的！”

胜子哈哈大笑，又问：“你属龙，咋不画龙？”

贝贝说：“龙不好画。世界上也没有龙。”又说，“妈妈属猪，我画了好几个大猪，还有猪八戒。”又说，“妈妈可不是猪八戒。”

胜子摸摸儿子圆脑袋：“好好画，大了当个画家，专门画猴。哎，过几天，爸和奶奶领你上动物园看猴去。”

贝贝叫起来：“太好了！好猴爸！”扑上去搂住胜子的脖子，亲了他的腮一下，又指着他的鼻子说：“爸你说话算数！”

胜子笑着抹了抹被贝贝亲上的雪糕汁，说：“当然算数！”又问，“妈，鸽子那边最近挺好吧？”

妈说：“鸽子昨晚来了，还捎了点儿草莓。说她那个棉纺六厂不行了，快破产了，要拍卖。周小龙那个店还行，一个月发四百多块钱。”胜子的妹夫周小龙原在蔬菜商店当副经理。后来蔬菜商店不卖菜了，成了专门卖点心、糖果之类的副食品店。

胜子说：“妈，天要热了，您多注意点儿身体。”

妈说：“我还行。后边蕊子她妈说，过两天让我跟她一块儿去学太极拳。”又压低声儿问，“哎，胜儿，没去看看梅子？最近她怎么样？出国了吗？”

胜子说：“没去。一点儿消息也没有，等等吧。”

妈就不说梅子的事了，又说：“胜儿，金泉街小学传出话来，说贝贝他们这个学前班，到九月份上一年级的工夫，得交三千块！”

“是吗？”胜子吃了一惊，暗想自己挣一年的工资才四千多块哩！又说，“那就交吧。这学校教学水平高，离家又近。我那里还有七千多块。”

在母亲家吃了晚饭，胜子推车出了小院，到了巷子里，刚要抬腿上车，却听身后一阵摩托车的嘟嘟声。他把车往路边靠了靠，一个花蝴蝶儿似的女郎骑着辆红色木兰牌摩托车从左侧擦身而过。他又要上车，“木兰”却停住了。女郎转回头，叫了声：“胜哥！”胜子看她戴只红色的头盔，脑后垂着披肩长发，穿一件哆哆嗦嗦的月白色真丝绸衫。一时没认出是谁来。

“哎，胜哥，没听见叫你吗？”

胜子推车往前走了几步，女郎掀起头盔的遮阳罩，露出一张涂了脂粉口红的脸。

“呵，是蕊子呵！大老板这是上哪儿？”

蕊子笑笑，抬腿下了车，说：“去俺妈家看看。”

十几年前的那个黄毛丫头，那个在街道服装厂踩缝纫机的小女工，早已变成了一个时装店的阔老板娘。打生了孩子，身体发了福，胖得几乎没了脖子。颈子上挂了一条挺粗的不知是多少K金又是多少克的金链子。下身穿着薄薄的黑色紧身裤，把粗粗的大腿、丰硕的臀部的轮廓全勒了出来。那裤子的脚腕处又挺细，整个身子就像一只上圆下尖的陀螺。胜子看了都有

点儿难为情。

蕊子对这个小时候老护着她的邻居大哥哥很有好感。她两年前跟姜大川离了婚,至今还是一个人过。

胜子想问问她又成了个家没有,话一出口却成了:“生意还行吧?”

“还行。不过也不太好干。”

“赚了钱的怕人借钱,都说不太好干。没赚着钱的怕人笑话,都说挺好干。”

蕊子笑了,艳红的嘴唇绽开,露出两排雪白、细密、齐整的牙齿。少妇胖归胖,圆脸上的嘴不大,倒挺受看。

“哎,胜哥,厂子最近效益怎么样?”

“还那样,厂长光吹牛,没大起色。”

“大姨退休发多少?”

“每个月二百块。这不,仨月没发了。我想去问问,妈还不让去。”

“怕你武力解决呀?嘻嘻!梅嫂子又回了娘家,你这日子挺紧巴呀!”

“还行吧。人家能过咱也能过。”

蕊子瞅瞅这个身高刚到一米七零、黑脸膛、短平头、宽肩膀,健健壮壮的汉子,白了他一眼,说:“哥你这话不对。人往高处走,水往低处流。你得定个高标准,得绝对比别人过得好才行。我就是这观点,除了总统客房没住过,别的什么福都享过了。”

“听说半个月去美一次发,一个星期去美一次容,三天去按摩一次。贵妃过的日子哩!”

“胜哥,你也叫我贵妃?咯咯……”蕊子笑起来,“挣了钱不花留那么多干么?再说,美发美容花的是自己挣的钱。不像那些个腐败分子,吃喝嫖赌抽全都是公款报销。”又说,“哎,哥你别客气,缺钱花了就说一声。”

胜子却不是那种轻易求人的男子汉。

蕊子又说:“胜哥,我劝你趁年轻下海去捞它一把,挣上个十万八万的就沉住气了。然后再回去当你那伟大的工人阶级。”

胜子说:“下海?我会干么?去给人家修水龙头掏下水道?”

蕊子说:“嗨,下了海学着点儿呀!别怕喝水,别怕呛着了。怕水呀,永远也学不会游泳。开始是狗刨,慢慢地不就学会蛙泳、蝶泳了?只要淹不死,缓过劲儿来,还得游。游熟了,就能成蛟成龙!”

胜子笑了,“最不济,也能变条泥鳅!”又说,“蕊子现在是鲫鱼还是黑鱼?”

蕊子咯咯地笑起来,“我呀,你看像什么就是什么吧。”又说,“哥有空到我的小店来,视察视察。”

胜子说:“唔,不敢不敢。说不定,我真得当你的徒弟哩!”又问,“哎,你的店在哪儿?”

蕊子说:“顺天商业街。”她从斜背在肩上垂到腰间的黑色小包里取出一张名片,递给胜子,“上边有我的传呼。你找我的工夫,就呼它一声。”

胜子笑道：“听说这种电螭蚺在国外是挂在牛角上的。放牛的牛仔要喊牛回栏了，就打传呼。”

蕊子也笑了：“那还是文雅的说法。人家说，国外的应召女郎才佩这玩艺儿哩！”

胜子怕惹恼了她，只笑笑，未置可否，伸手去接名片，见蕊子胖胖的白手上中指、无名指都戴着金戒指，中指的一枚戒指上镶了只绿宝石，在斑斓的晚霞下灼灼闪光。五颗指甲盖染得鲜红。

胜子说：“真是富婆哩！别让歹徒把戒指捋了去。”

蕊子笑笑，又欣赏地看看戒指，说：“捋了去再买。”又冲胜子一笑，“别被剁了爪子去就中。”然后戴上头盔，说了声：“胜哥，拜拜！”摩托车“呜”地一声朝胡同深处驶去。

来到化工四厂宿舍区大院门口，天已暗下来了，西天边还挂着一片胭脂色的火烧云。门外有不少人在那里散步。

化工四厂因停产一年多，几近破产，几千名职工们全下了岗，基本生活费都发不下来，更没钱维修宿舍。八座十几年前盖的简易楼，早已是千疮百孔。自来水管下水道，更是常出问题。胜子是大院的义务维修工，许多家的管道都请他修过。在大门口摆水果摊的退休工人曹师傅、退了休拿不到退休金修自行车为生的机械工程师叶工、传达室的退休木工刘师傅，都跟他热情地打招呼。每逢这种情况，胜子内心都感到一股子温馨。

骑车进了院，泡桐树下有几个孩子在那里拍着手，唱着儿歌：

正月初二初七八，
两口子打架分了家。
剩下了一个坏爸爸，
娶了个新妈母夜叉。
剩下个娃娃没有妈，
剩下个娃娃哇哇哇！
跟猫睡，猫抓他，
跟狗睡，狗咬他。
跟猪睡，猪拱他，
跟马睡，马踢他。
最后跟了个老叫花，
老叫花给他一只虾，
他叫了老叫花一声妈！

胜子听了，心像被一只拳头重重地捶了一下子。他上了那个三楼上的家，掏出钥匙开了绿色防盗门，又开米黄色的木板门。这是个只有一室一厅的小单元。胜子所在的市第三机械配件厂至今连一幢宿舍楼也没盖，职工

们全是飞鸟各投林。这个小单元还是梅的单位市化工四厂科研所分的。八平方米的小厅里摆了一只折叠式的大沙发和两只小沙发,放了一张有机玻璃茶几。卧室里一套组合家具、一张双人床、一张写字台摆得满满当当。厨房的隔壁是面积不大的卫生间,当管道工的胜子用灵巧的双手在里边装了个淋浴喷头。墙壁全用瓷砖镶了起来,地面上铺了釉面砖和马赛克。

胜子进了门,脱掉工作服上衣扔在茶几上,先点上一支烟吸了几口,默默地坐了一会儿,在烟灰缸里掐灭半截香烟。起身去找来背心短裤,到厨房里打着热水器的火,钻进卫生间里去洗澡。

后边楼上传来不知谁家的音箱放出来的流行歌曲《潇洒走一回》,挺烦人的。从卫生间里钻出来到卧室里换上背心短裤,又点上那灭了了的半截香烟来吸。透过面前缕缕青色的烟雾,目光落在对面的组合橱上,里边放着一张镶在镜框里的大幅彩色照片。那是四年前他和梅跟两岁的贝贝的合影。可如今,这个三位一体的家一分为三已经一年多了。

胜子是二十四岁那年上夜校时认识的梅。

开始是青年工人文化补课,在市总工会租借的一个中学里。当胜子离别学校七年之后,又一次坐在日光灯闪烁的教室里时,望着墙上贴着的达尔文、居里夫人、高尔基、瓦特的画像,顿时有一种鱼入海鸟归林的亲切感涌上心来。屈指算算,如果不是十年动乱,自己该是上研究生的时候了。

上了三四次课,胜子发现一个长得白白净净的文弱姑娘坐在他课桌的左前方。

姑娘有点儿近视,戴了一副透明的塑料框眼镜,衬得她那白皙的脸儿更加秀气。姑娘的习惯动作是用支起的左手手背顶住下颔儿,凝神听老师讲课,看老师写字。后来,听别人叫她佟月梅,就觉得她真像一朵晶莹如雪的梅花,那么纯洁,那么可爱。胜子几次想跟她说几句话,却一直没找到机会。琢磨了几夭,也没想出个什么借口。一天课间休息时,倒是梅先开了口,大大方方地问他:“哎,同学,你是哪个单位的?”一口带南方味儿的普通话,又清晰又柔和,还有点儿咬舌,很是好听。胜子慌忙作了自我介绍。梅问:“你们厂是不是有个管工叫赵天胜?跟你是重名还就是你?”胜子说:“没重名的,可能就是我。”又问,“你怎么知道的?”梅说:“前几天市报上登了个消息,题目起的挺好,叫《管工胜子滴水不漏》。说这个胜子维修上下水管道,每年可为全厂节水多少多少吨。”胜子说:“这其实没啥。只不过负责一点儿就能办到。”梅说:“能做到负责就很不容易。文章里说你为职工浴池的自动淋浴节水动了不少脑筋。”胜子这时的拘谨就小了许多,说:“那稿子是俺厂里一个工友苏强写的,他挺爱好写新闻。其实改造淋浴也不是很复杂的事。原先的淋浴水龙头,打开了用不用都哗哗直流。后来,我向厂里建议买了一种脚踏式的淋浴器,用时一踩水就流。不用了,一松脚,人一离开踏板水就断了。可费了不少劲儿装上了,用了不到两个月就坏了十几个。不是不出水就是关不死。我琢磨了好几天,发现是脚踏板上连着的那根钢筋

拉杆太长,也太笨,就自己动手把开关往下移,用铁链子代替拉杆,而且由一米多长缩短到二十公分。这样拉链的行程短了,开关就灵活了。打那,淋浴器很少出毛病。”

梅专注地听他说着,只嗯嗯地点头,不插嘴。胜子刚要再说几句什么,上课铃却响了。

放了学,胜子心怦怦跳着,大着胆子在校门口等梅。等了五六分钟,大大小小的同学都快走完了,还不见她出来。胜子以为梅走过去了,刚才自己没看到。这时梅却从楼里急匆匆地走了过来,一见胜子就羞怯地笑了一下,忙去开车锁推自行车。胜子只觉她那羞怯的微笑异常纯真、异常动人。两人就沿着灯火黄黄的大街并排骑着车往前走。

胜子问她:“还不知道你是哪个单位的呢。”

梅说:“我在市化工四厂科研所。”

胜子“哟”了一声说:“大国营企业的研究人员,还来补习高中课?”

梅又羞怯地一笑,说:“不是研究人员,是给研究人员刷瓶子的。初中毕业以后,身体一直不大好,没下乡,在家休了三年,也没啥事儿干。平时翻翻书,再就是帮俺妈买买菜,做做饭。前年才就业。”

胜子“噢”了一声。两人边走边说,来到一个十字路口,梅说:“我要往西去,咱们该再见了。”胜子问:“你家在哪儿?”梅说:“在西郊大槐树小区。”胜子说:“那边挺偏僻吧?”梅说:“有一段路挺黑,没灯。不要紧。”胜子说:“那我送你吧。最近社会上不大安全。”梅说:“那你还得倒回来呀?”胜子说:“没关系。”

胜子一直把梅送到几株大槐树掩映的她家宿舍楼外边。

梅说:“天晚点儿了,也不能请你到家坐坐了。”

胜子笑笑说:“以后再来。”就对梅招招手,转身推了车往回走,刚要上车,听梅在身后说了句:“哎,小心着点儿。”胜子回过头,见梅立在楼前,消瘦单薄的身子沐浴在银色的月光里,映得衬衣更白,脸也更白,真如那玲珑剔透的白梅。他的心不由地一颤,也朝她招招手,才转身骑上车走了。

第二天晚上下了课,胜子又把梅送了回来。

第三天晚上下了课,还是胜子把梅送了回来。

路上,两个人的谈话也步步深入。胜子知道了梅的故乡在苏南。父亲是个老机械工程师,母亲是仪表工程师。大哥在青海那边搞地质勘探。二哥在东北当兵,是个副连长。她是老三,最小。比胜子小三岁,刚满二十一。

过了几天,有一天上课时,梅发现胜子没来,也没请假。猜他不是厂里加班就是家里有什么事了。

可是当她下了课推着车子刚出校门时,却见胜子扶着自行车站在一旁。梅“呀”了一声,问:“你怎么没来上课?”胜子说:“厂里加班。我这是请了一个半小时的假来的,送你回去还得回厂。”梅好感动,说:“你回厂吧,别误了厂里的活。我没关系。跑了两个月,胆子也大了。”胜子说:“假既然请了,就送你回去吧。从你家那里回厂还顺路。”

两人就一块儿骑车往梅的家去。路上,有不少小伙子姑娘骑着自行车还勾肩搭背,如一对对比翼双飞的燕子。当两人来到一条僻静的马路上,月光从槐树上泻下来银子似的花花点点,地上落了一层乳白色的槐花,空气中也飘散着槐花的清香。胜子一时觉得这地方是那么的幽静那么的美好,要是挽着梅在这里缓缓地散步那才棒呢!他几次想伸出手去扶梅的肩,又怕她不高兴不愿意没敢。到了梅家的宿舍楼前,二人下了车子,梅说:“胜子,谢谢你了。”又说,“今天上数学,老师讲的课挺重要,也挺难学的。抽空我帮你补补吧。”胜子自然很乐意,就问:“什么时间?”梅说:“我上班挺正常,也很少加班。星期天行不?”胜子说:“行。”又问,“上哪儿去?”梅笑了,歪起头问:“你说呢?”胜子想了想,说:“我家里,房子太窄小。再说,每到星期天我妹妹的男朋友都去。对了,”他鼓了鼓勇气,说:“咱们上莲花湖公园,行不?”梅爽快地说:“行。后天上午九点,在公园西南门,你等我。”胜子说:“八点半吧。”

梅说:“八点半也行。”胜子还有点儿不放心:“星期天可一定去!”梅说:“怎么,你还信不过我?”胜子忙说:“哪能呢!”很高兴地说了声“再见!”骑上车子,如一团火奔回配件厂。

两人的感情发生了一个飞跃,是打莲花湖公园约会八天之后,晚上下了课,胜子送梅回家路上,梅不小心的一个“马失前蹄”。

那天梅上穿一件白短袖衬衣,下穿一条白色的百褶裙。骑起车来裙裾翩翩飘动,如一只展翅飞翔的蝴蝶。走了一段路,他正要对梅说句什么,忽听“扑通”一声,随着一声尖叫,梅连人带车栽到一个下水井里。同时有玻璃片粉碎的脆响。原来,路边的下水井盖子不知让哪个贼人给偷走了。城市里发生这样的事屡见不鲜。有的下水井盖子被盗走,掉进去孩子还被淹死过。

胜子忙扔下车,上前去扶梅。梅被卡在自行车的前轮与大梁之间又卡在了井口上。胜子从来还没碰过梅,这时也顾不得男女授受不亲,先把压在她身上的自行车轻轻搬开。又恐她掉到下水井里去,就伸出右手搂住她的腰,将她轻轻抱到井外边,一连声地问:“怎么样?伤着哪儿了?”

梅丢了眼镜,什么也看不见,双手使劲抓住胜子的胳膊,哎哟哎哟地叫着,站不起来,也说不出话。胜子想莫不是摔骨折了?先去找梅的眼镜,却只剩下个细细的框。又去推过自己的车子,想扶梅上车的后座。梅却怎么也站不起来。胜子稍犹豫了一下,心一横,手伸到梅的腋下,把她抱了起来,横放在后座上。梅仍坐不住。胜子又抱起她,让她骑跨在后座上,双手抱住车座。胜子记起附近有个市第三人民医院,就左手推车,右手搂住梅的腰扶着她,说:“坚持着点儿!坚持着点儿!”大步朝医院跑去。

到了医院门口,胜子要扶梅下来,梅却下不来车。胜子又把她横抱了起来,自行车“咣啷”一声倒了没上锁也不管了。他走上台阶,用屁股拱开医院的木框玻璃门,把梅放在门厅里的连椅上,就去敲急诊室的门。敲了好一

阵子没人来开,就又敲。这时门开了,露出一个戴白帽子的女护士年轻的脸来,冲他吼道:“敲么敲么!烦死了!”

胜子急急地说:“大夫大夫,有人摔伤了!是不是……”女护士说了句:“挂号去!”“砰”地一声关上了门。胜子东跑西窜到了挂号处,敲那个小窗,小窗开了。胜子说:“大、大夫,挂、挂急诊!”里面一个老鼠脸留着几根鼠须胡子的年轻男人冷冷地问:“内科外科?”胜子说:“外科。”就等那人给挂号单子。可老鼠脸男子没行动。胜子问:“大夫,单子?”那男人仍是一张老阴天无表情的脸,翻翻老鼠眼:“交钱呀!不交钱能给你单子?”胜子急忙摸口袋,只带了三四块钱,忙递了进去。老鼠脸男人扔出来一张单子又扔出来剩下的钱,“啪”地关上了小窗户。

胜子跑回连椅旁,这才吓了一跳,梅的头上脸上全是血,胸前的衬衣被染红了一大片。右腿上的血也直往下流,在白嫩的皮肤上如三条蚯蚓。他急忙抱起梅来到急诊室门口,又敲了好一阵子,门才开了一道缝,又是露出那个女护士的半个脸。胜子把手中的单子递给她,她才开了门。胜子抱梅进屋,女护士说:“等会儿呵!别动屋里的东西!”就出了门。胜子以为她找大夫去了,等了好几分钟,不见人回来。而梅头上的血,却从头发里渗出来,顺着苍白的脸一个劲儿地往下流。白衬衣、白裙子上的血滴如一片片梅花。梅刚才并没看见自己身上的血,这时一摸脸上,满手是血,心里一害怕,鼻子就抽泣起来。她不太好意思哭出声,两手死死地抓住胜子的胳膊。胜子看看她的脸上、眼睛上没有伤,才略放了点儿心。忙安慰她:“别哭别哭!别害怕!没事儿没事儿!”

又等了几分钟,仍不见来人。胜子又着急又担心,看看旁边桌子上白色搪瓷盘子中的酒精瓶、镊子、棉球,犹豫了一下,拿起一把镊子,夹起一个棉球,就给梅擦脸上的血。这时女护士进来了,后边跟了个趺拉着拖鞋打着哈欠的男大夫。

女护士一看胜子拿着镊子、棉球就大发雷霆:“叫你别动这屋里的东西,你乱动么!真没教养!”气得胜子瞪起眼梗起脖子直想大骂那个女护士一顿,梅忙扯住了他。

男大夫让胜子到门外去等着,胜子不愿走。男大夫眼一瞪,说:“去!到外边去!”胜子无奈,只好到了门外。听屋里梅一声一声“哎哟、哎哟”直叫,还有女护士训她不让叫唤的恶声恶气。胜子焦灼不安地在门外转来转去,束手无策。过了十几分钟,门开了一道缝,伸出来一只捏着病历的手:“哎,佟月梅的家属呢?”胜子忙说:“在,在这儿!”就去接那单子,又问,“大夫,她怎么样?”女护士说:“甭管怎么样了,办住院手续去!”胜子还想再问,急诊室的门又“砰”地一声关上了。

胜子忙到住院处去办手续,住院处一个护士说:“交五百块钱押金。”胜子说:“哟,我没带呢,能不能先住下,我马上回家去拿?”女护士说:“不行!不交押金一律不能住!”说着把病历就给扔了出来。小窗也“啪”地一声关上了。

胜子想,这破医院里的人怎么一个个都这么“熊”,这么“难揍”!真欠着再把他们都撵到乡下去劳动改造!让你们一天搬十二个小时的石头,么熊毛病也没了!又惦记着梅,就又跑回急诊室门前敲门,女护士把门开了一道缝,胜子一眼就见梅的衬衣已脱下来扔到一边,男大夫正给她那洁白的胸部缠绷带。胜子忙转移了目光,对女护士说:“我没带钱,住院处不给办手续。病人麻烦您关照关照,我这就回去拿钱。”又对梅说,“你别害怕,我抓紧回来!”胜子跑出医院大门,见自行车还躺在地下,就上前扶起,双腿夹住前轮,正正摔歪了的车把,转身骑上,一溜烟往家窜去。胜子妈和十八岁的妹妹鸽子还没睡。胜子妈还不知道儿子早已交了个女朋友,一见儿子身上、脸上的血迹吓了一跳,又听他气喘吁吁地讲了事情的简单经过,又惊又喜又担心,忙取出八百元钱交给胜子。又让鸽子跟胜子去医院。鸽子想得挺周到,还带了几件自己的衣服。

进了医院,只见梅躺在走廊里幽暗的灯光下的连椅上,头上、腿上、胳膊上都缠了白色的绷带,见胜子匆匆来到身边,不顾他身后还跟着鸽子,抓住他的胳膊就哭起来。

胜子忙去办了住院手续。当他抱着梅一步一步上楼梯时,她未受伤的左臂用力搂住他的脖子,头贴在了他的肩膀上。胜子第一次闻到了少女头发上那淡淡的香气。

胜子让鸽子照看着梅,自己又骑车窜出去,敲开了他从没去过的梅的家门,先对颇有些诧异的梅的父母结结巴巴地自我介绍,又语无伦次地说了梅摔伤住院的情况。梅的父母都惊慌失措起来,尤其是梅妈妈吓得浑身直打哆嗦。梅爸爸安慰她不要急,就拿了些钱。梅妈妈又找了梅的一些衣服。梅爸爸让梅妈妈明天再去,梅妈妈执意要去。胜子说路上不好走,再说梅也不要紧了。又问家里还有梅的眼镜不?梅的眼镜摔碎了。梅妈妈忙去找了一副眼镜交给胜子。胜子和梅爸爸下了楼,突然想起了梅的车子,就让梅爸爸先去第三医院,自己去找梅的自行车。到了梅摔倒的下水井那里一看,车子早没了影儿。只有几块眼镜的碎片闪着点点亮光。气得他直骂那捡车的人缺德,骑不上三天就得撞汽车上!

梅伤得不太重,头上破了一块皮,右腿膝盖上破了皮,手掌上、胳膊右侧、胸部也是碰破了皮。只是右脚腕子摔倒时别在大梁上扭伤了,肿得老粗,黑紫发亮,不能走路。

妹妹鸽子也放弃了与男朋友周小龙约会的宝贵时间来陪梅,一口一个姐姐叫得很亲,梅一时都感觉成了胜子的未婚妻似的。鸽子还领着在蔬菜店当营业员的周小龙也来看她,周小龙恭恭敬敬地叫姐姐,其实他比梅还大一岁,属狗。在家里从未当过姐姐的梅感到很亲切。

第二天一早,胜子妈熬好了大米稀饭煮了鸡蛋让胜子送去。第三天下午,胜子妈终于忍不住,想看一看儿子的女朋友是什么模样儿,也跟儿子来到了医院。一看梅长得秀秀气气、又文静又有礼貌,从心里就喜欢上了。在医院门口就对儿子说:“胜儿,梅这闺女不错。”胜子说:“妈你看着不错,俺

们还没唠开过呢。”胜子妈说：“那你不问问她？”胜子摸摸粗短的头发，说：“我一直没好意思开口。”胜子妈说：“你妹妹这事儿算有了个眉目。你这事儿再定下来，妈就没么别的心事了。”胜子说：“等她伤好出了院再说吧。”

梅住了五天院，胜子先请了两天假陪着她。吃饭喝水吃药，细心照顾。晚上也不回家，就在走廊的连椅上躺一夜。第二天一早再给梅忙活。梅需要大小便时，胜子就把她抱进厕所，自己在门外等着。到第三天，梅的伤痛轻了好多，胜子的管工班事又比较多，就白天去上班干活，晚上来陪她，夜里照样在连椅上睡觉，把梅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。

第六天，梅出院，胜子骑了辆管工班运零件材料的三轮车来，铺上床褥子，把梅从病房里一直抱到院门外的三轮车上。到了梅家楼下，又把她抱上四楼去。

第二章 >>>

又等了三天。下午，小杜告诉胜子，姜厂长回来了，刚进办公室。胜子琢磨厂长外出了几天，刚一上班事肯定不少，找他的人也肯定不少，就想等个把钟头再去。这时候去，厂长可能也没工夫，说不定还惹烦了他。如今当官的脾气都不大好。

一个小时过去了，又过去了半个小时。胜子突然改变了主意，还是让财神奶奶去找厂长比较合适。一级汇报一级嘛，自己去找厂长，不是越级了？

财神奶奶罗科长扭着地瓜炉子体型拿着几张单据去了，胜子就坐在她办公室里等。财务科桌上摆着一摞一摞厚厚的账本，墙角里有一只绿色的保险柜。小媳妇出纳员韦琴琴左手翻着一叠子单据，右手打着算盘。外号黑牡丹的会计姑娘在埋头记账。

胜子搓搓粗糙的双手，手上裂了几道口子，左手背上前天安装一个水管弯头被碰破了块皮，沾了水发了炎，还有点儿红肿。他又看看小媳妇韦琴琴的手，玉白粉嫩，如面包一般，随着拨算盘，红指甲如弹琵琶似的跳跃蹦达。又闻闻屋子里，弥散着一股子香水脂粉味儿。

黑牡丹眉眼俊俏，只是皮肤黑了些，故得此名。黑姑娘倒也没搽什么增白粉蜜之类，只涂了口红。屋子里的香气肯定是她二人身上散发出来的。他蓦地又想起了梅，妻子梅。梅极少涂脂抹粉，她的发香和身体上散发出的香气，是一种淡淡的如腊梅一般的清香幽香。

真是一个女人一个味儿……如果自己当年上业大函大也学财务，不也坐上机关了么？不用冒着酷暑严寒去安装维修管道，还可以安安稳稳地坐在这儿喝着酽酽的香茶，与美妇美女聊天儿。哟，窗台上的旱莲开花了，翠绿的叶片上一片桔黄，来了好几趟，竟没注意。

韦琴琴和黑牡丹是小杜经常谈论的话题。他说韦琴琴结婚两年也不要孩子,但比当姑娘时饱满多了。又说不生孩子的少妇比少女更受看,更吸引男人的回头率。又说韦琴琴走路的姿态特别优雅,特别是从后边看,更优雅。而黑牡丹,最好看的是那一双黑葡萄般的大眼睛。

胜子却根本没注意这些。此时他想起一个喜剧演员唱的几句歌,“啊木得儿(牡丹),百花园里最美的人儿……”禁不住噗哧一笑。

韦琴琴边打算盘边问:“胜子师傅笑么?”

胜子却不好意思跟人家姑娘开玩笑,忙掩饰道:“我琢磨你这保险柜没钥匙咋弄开。”

韦琴琴伸出双手,把脸颊旁的菊花状乌发往后拢拢,笑道:“那可行了!你要闹会了这开万种锁的本事,就不用在这个小破厂当地老鼠钻下水道修管子了!开个保险柜,怎么的不给个百儿八十的?要开个奔驰、林肯呢?”

黑牡丹抬头看看他,也笑了起来。

胜子跟他们聊着,觉得挺有意思。又翻桌上的一摞报纸,这时门一响,财神奶奶回来了。她把那几张薄薄的条子往胜子面前一放,“不好办哪!厂长不签字。”

“嗯?”胜子抬起头,盯着财神奶奶那黄黄的胖脸,“厂长没空?”

“不是。厂长说,这笔钱发不发,还得研究研究。”

“研究研究?这承包合同上签得明明白白,满一年就兑现,现在都过了半个月了。我给厂里还贡献了四万八哩!”

财神奶奶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:“厂长不签字,这钱可是不敢给你呀!老弟!”她像拍孩子一样拍了一下胜子的肩膀。

“他没说为啥理由不给签?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他还在办公室吗?”

“刚才我来的工夫,还在。”

室内的空气已有点儿紧张了,只听见算盘珠儿叭啦叭啦的脆响。小媳妇韦琴琴端起红色保温杯喝了一口茶,冲胜子点了几下头,又低垂下眼皮儿,摇了摇头,似乎在告诉他:事情不那么简单啊。

胜子摸起桌角上的几张条子,本想说:“我找这小子去”,话到嘴边却变成了:“我找他去!”

上了办公楼,直奔厂长办公室,轻轻敲了几下门,无人来开。又加重敲了几下,还是无人来开。这时,厂部办公室出来个小伙子,说:“胜师傅你找厂长?他刚出去了。”

胜子说:“咦,走这么快?上哪儿了?”

小伙子说:“和崔主任一块儿上了玉皇宾馆。香港那边来了俩客户。”

胜子道了一声谢,心里却颇是踌躇。

傍晚,就着一盘蒜末拌海带丝、一盘酱花生米、一只咸鸭蛋,喝着一瓶闷